

中·华·名·人·传

# 陶渊明传

TAO YUAN MING ZHUAN

钱志熙 著

李蒙



中华书局

· 华 · 名 · 人 · 传

# 陶渊明传

TAO YUAN MING ZHUAN

钱志熙 著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陶渊明传 / 钱志熙著. — 北京:中华书局,  
2012.8

(中华名人传)

ISBN 978-7-101-08673-7

I. 陶… II. 钱… III. 陶渊明 (365 ~ 427) -  
传记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9364号

---

书 名 陶渊明传

著 者 钱志熙

丛 书 名 中华名人传

责任编辑 刘淑丽 包 岩 陈小远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/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9½ 插页 4 字数 228 千字

印 数 1-5000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8673 - 7

定 价 29.00 元

---

# 《中华名人传丛书》出版说明

中华民族的历史上，涌现出许多为民族发展、文化传承、科技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。这些人物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支柱，是历史留给海内外所有炎黄子孙的无价瑰宝。为他们立传，既是梳理中华文化的脉络，又有助于弘扬爱国主义传统，提升全球华人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感、自豪感。有鉴于此，中华书局正式出版《中华名人传丛书》。

自司马迁著《史记》以来，历朝历代都有人为名人立传。在当代中国，各种传记亦见诸市面，其中亦不乏戏说之版本，但是，能称得上代表国家级水准、资料准确、著述严谨、行文流畅、语言通俗的名人传记并不多见。本套丛书的出版即旨在做出这样一种尝试。

本套传记的作者是经过精挑细选的，全部为在该著述领域有过长期深入研究，对传主生平及所处历史背景十分了解的专家学者。当然，本套传记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也进行了一定的文学创造，恰当还原了前人的生活场景和心理活动，相较其他传记，既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，又具有相当的可读性。

《中华名人传》收录的人物涉及了政治、经济、思想、军事、科学、文化等领域。“中华名人”的选择和收录，是经过网友投票、专家审核后确定的。本丛书由文化部原部长王蒙先生题写书名。

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，能为大众提供一种阅读选择。衷心希望这套好读耐看、依据史实的传记读本能够为挖掘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，为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做出一定贡献。

**中华书局编辑部**

**2012年3月**

代

序

---

# 田园中的生命沉思

## ——以一种新的期待阅读陶渊明

笔者用这样一个题目作为本书的代序，似乎让人觉得陶渊明的形象在这里显得过于沉重。的确是这样。一千五百多年以来的无数读者，当他们打开陶渊明的诗卷时，绝大多数场合，是要从他的诗中寻找一份超越或平淡，领略一种田园之美与隐逸生涯的情趣；只有少数几位别具怀抱的志士仁人，愿意同诗人一起感受那一份沉抑而又激扬的生命情调，但是又往往以政治这个主题去

理解这份情绪。政治当然也是渊明人生中的重要主题，尤其是他与他所处的政治背景之间的复杂关系，其真相还有许多我们现在没法究明的。但渊明思想与感情的全部主题，远非政治这一个主题所能局限。政治虽然那样密切地联系着陶渊明的人生，但毕竟是短暂的，稍纵即逝；并且政治上的是非，决非渊明思考的终极，他感情的最后归宿也是超越在政治之上的。陶渊明的那份情绪与思考，则更带有永恒性的内容，只有用生命这个主题去阐发它，才可能真正进入他的内心世界。也只有当我们把握住诗人生命中的这份沉抑与激扬之后，才能真正欣赏他的超越与平淡，真正领略他诗中的田园之美与隐逸生涯的情趣，并且真正了解它们的价值。

一千五百多年过去了，是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从陶诗和陶渊明的人生中寻求真解的时候了！这种寻求，在今天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。我不想塑一尊飘逸在中古的隐逸诗人的肖像，尤其是传统印象中那种隐逸诗人的肖像，而是要与他作生命中永恒的晤对，在生命的诗和生命的真解日趋沉沦的今天，我们愿意让这场晤对沉重一点。

# 目 录

《中华名人传丛书》出版说明 / 1

田园中的生命沉思（代序） / 1

序 曲 / 1

一 疑年 / 5

二 门第与身份 / 11

三 外家 / 30

四 追忆中的少年时光 / 38

五 爱的故事 / 46

六 五柳先生 / 53

七 少时壮且厉 / 60

八 感士不遇 / 69

九 初为州祭酒 / 76

十 出仕桓玄幕府 / 86

十一 行役之思——梦想中的田园 / 95

十二 闲居雅吟——《停云》、《时运》和《荣木》 / 107



- 十三 辞官彭泽令 / 119
- 十四 归园田居 / 124
- 十五 仙侠之思 / 135
- 十六 拟古 / 141
- 十七 羲皇之想与桃源故事 / 155
- 十八 《饮酒》 / 168
- 十九 贫士们的故事——《咏贫士》 / 179
- 二十 栗里南村文士群 / 208
- 二十一 颜延之的来访 / 201
- 二十二 王弘、檀道济的来访 / 213
- 二十三 晋宋易代之际的诗人 / 221
- 二十四 绝唱 / 239
- 二十五 为己之学 / 248
- 二十六 生命意识与生命思想 / 254
- 二十七 永恒的诗歌艺术 / 268
- 尾声：启示与感想 / 286
- 参考文献 / 292

# 序 曲

深秋的寒风里，几间倾颓的老屋在摇曳，荒草布满庭院，直长到台阶上面来。屋内的诗人，披着粗布衣衫，隐几兀坐，寂寞地等着长夜流到它的尽头，可黎明前的那一声鸡唱总也不肯响起。酒杯早已空了，诗情也快要积满了，将要进入老年的陶渊明，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追忆之中……幢幢的残灯影里，诗人翻动了他从前生涯的一幕幕，诗句也一句句地从他的笔底跳出，错错落落地铺满了一纸：

少年罕人事，游好在六经。行行向不惑，淹留遂无成。竟抱固穷节，饥寒饱所更。弊庐交悲风，荒草没前庭。披褐守长夜，晨鸡不肯鸣。孟公不在兹，终以翳吾情。（《饮酒》其十六）

年轻的时光是多么宁静啊，未曾涉世，也没有后来那些复杂而又无谓的人事交往，只在黄卷中与圣贤晤对。旁人忙着做那种繁琐纷纭的章句之学，以细碎来炫耀他们的博学，这且不够，还要忙着投奔到那些名儒的门下，为将来的进身先占一个地步。自己却是“学非称师”（颜延之《陶征士诔》），不打算做一个貌似博学而实际空疏的经师，而是要从《六经》的文字中揣摩出那个“一贯之道”，领会圣贤立言的真意。圣人不是这样说过吗？作为一个士君子，应该立志于求道行道，以德行为立身的根本，以仁义为行为的准则，以经典六艺为娱悦之具，让心灵在那里自由地驰骋。就这样，我过完了我的童年、少年和青春岁月，中间一度应州祭酒之任命，旋即辞去，在将近不惑之年方才正式走上仕途，颠簸于仕路风波之中，十余年间，一事无成。但最终还是抱着固穷之节归向田园，在饥寒交侵中过我的余生。古人中原也不乏像我这样的守节之士，后汉平陵人张仲蔚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家居贫寒而喜好诗赋，门庭冷落，蓬蒿没人，同时的人中，唯有那位刘孟公知道他的贤哲。比起仲蔚来，我是更加的寂寞了，连孟公这样的知音都没有。

在渊明的作品中，像这样追忆生平的作品有不少。而在所有的往昔岁月里，诗人陶渊明最喜欢追忆的是他的少年时光。在他的诗中，“少年”二字是经常出现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古人所说的“少年”是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少年和青年两个人生阶段。陶渊明说到“少年”时，是指他走上仕途之前的那一段时光。诗人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日子。是啊，青春总是美好的，富于理

想，富于浪漫与激情，真像三春那闪烁耀眼的芙蓉；而今日的光景，则是花谢叶凋，断梗飘蓬。言念至此，不禁令人肠断。这样的意思是在心中长久地萦绕着的，很自然地化作下面这样的诗句：

荣华难久居，盛衰不可量。昔为三春蕖，今作秋莲房。严霜结野草，枯悴未遽央。日月有环周，我去不再阳。眷眷往昔时，忆此断人肠。（《杂诗》其四）

吟完以后，他才发现这种格调太似阮步兵的《咏怀》了，这一首“严霜结野草，枯悴未遽央”，比之步兵的“凝霜被野草，岁暮亦云已”（《咏怀》其三）、“清露被皋兰，凝霜沾野草。朝为媚少年，夕暮成丑老”（《咏怀》其四）那些诗句，更加的菀结迂徐。这枯悴的岁月，却也是延宕着的。哪里是老了就好了，还得老很长很长时间的；哪里是衰了就完，衰也会让人觉得衰得没完没了。对于生命的盛衰和生死之变，陶渊明是有一种比较旷达透脱的思想的，但那只是理性的超越，在感情上，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漠视生命的盛衰生死之变的。

追忆是个体生命不可缺少的心灵体验，是个人对自己人生历程的一种审美，也是生命中的一份自我抚慰。追忆着的人是真实的，但追忆本身又是富于联想和想象的。追忆也是生命中自然且自由地涌现出来的诗歌、乐曲和画面，追忆着的人是一位天然的诗人和艺术家，人类的艺术本能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源于人类追忆的本能。但是，普通人的追忆只是纯粹的个体心理体验，只有诗

人和艺术家，才能将它转化为永恒的艺术品。也因此，诗人与艺术家的追忆，比普通人的追忆更多。从实际生活的经营来看，追忆是无用的，也因此是超功利的。它与后悔、反思等还不同，那是有现实利害考虑的，是为了经营以后而回顾从前。

几乎从壮年时开始，陶渊明就开始了他的生涯追忆，那种追忆主要是因为出仕离家而引起的。到了晚年，这种追忆更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，追忆给他寂寞的隐居生活带来了温馨，也坚定了他的人生信念。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有多少人抛弃了少年时候纯洁的人生理想，“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浊”（杜甫《佳人》）。而陶渊明则始终不违背他的少年理想和信念，不断地从那里掬取纯洁的源头活水。这也是陶渊明所以具有这样丰富的追忆情愫的原因。

追忆既然是人的本能，文学中表现追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。追忆也有它的文学传统，陶渊明的追忆文学也是自觉地继承了这个传统的。生涯追忆的诗，在《诗经》里就已经出现，《秦风·权舆》就写一个没落了的贵族在困迫的境地中追忆早年“夏屋渠渠”、“每食四簋”的富奢生活。屈原更可以说是一位建立生涯追忆文学传统的诗人。《离骚》就是对诗人平生的一个回顾，而其对少年时光的珍惜，始终不违背早年人生理想的精神，与陶渊明是相同的。从这里也可看出，陶渊明和屈骚精神的一种联系。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咏陶就曾经这么说过：“莫信诗人竟平淡，二分梁甫一分骚。”（《龚定庵全集·定庵杂诗》）

## 一 疑年

沈约《宋书·隐逸传》中的陶渊明传记，说他去世的时候是六十三岁。按这个岁数往上推算，陶渊明应该是出生在东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，即公元 365 年。在南宋人张縠作《吴谱辨正》之前，历来的学者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，南宋时所修的好几种陶渊明年谱都是按照《宋书》的说法的。但张縠从陶诗的本文里找到了一个证据，提出陶氏享年七十六岁的说法。他的《吴谱辨正》一开头就提出此说：

先生《辛丑游斜川》诗言“开岁倏五十”，若以诗为证，则先生生于壬子岁。自壬子至辛丑，为年五十，迄丁卯考终，是得年七十六。

辛丑为晋安帝隆安五年即公元 401 年，陶公说自己这一年已经五十岁，当然就可以知道他是壬子年即晋穆帝永和八年（352）出生的，到丁卯去世时为七十六岁。如果此诗文字上无异议，那

么张氏的说法，足可以破《宋书》的记载。但是陶诗流传最广，异文也最多，在南宋时保存下来的另外一些陶集版本中，“辛丑”又作“辛酉”，“五十”又作“五日”，所以虽有张氏此说，但古人仍然遵从《宋书》的记载。后来梁启超、古直等人又举出几条旁证，来否定《宋书》本传六十三岁的说法。于是渊明生年及得年的问题，成了学术界的一宗疑案。历来学者有“七十六岁说”（张纘）、“五十六岁说”（梁启超）（梁启超《陶渊明年谱》，许逸民校辑《陶渊明年谱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）、“五十二岁说”（古直）（古直《陶靖节年谱》，许逸民校辑《陶渊明年谱》）、“五十九岁说”（龚斌）（龚斌《陶渊明集校笺》附《陶渊明年谱简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）等多种说法，纷纭歧出，莫衷一是。但诸家对《宋书》六十三岁的记载的质疑，以及各自据以确定渊明生年、得年的证据，都非确凿无疑。维护《宋书》记载的学者，如游国恩、逯钦立等人，对各家质疑之说多有驳证。各家的具体说法，为避其烦，就不一一讨论了。

笔者的看法是，张纘的说法毕竟是一个孤证，尤其是还存在着异文的问题。对此，张纘自己似乎也拿不准，所以说“若以诗为证”，用了一个“若”字，耐人寻味。后来的学者虽然找了一些补证，但都不是直接的证据，类多推测之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还是按《宋书》的记载为妥。一种看法认为，沈约《宋书》修成距渊明去世已六十一年，并且全部写作时间只有一年，不能保证没有问题，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又会增加一些错误。因此沈约《宋书》六十三岁的记载不可靠。梁启超等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（袁

行需《陶渊明享年考辨》,《陶渊明研究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,第212页)。我们认为,沈约《宋书》虽然只用一年多时间就撰成,但实际上刘宋一代十分重视本朝的历史,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就已经开始修撰国史,有著名学者何承天草立纪传。陶渊明在晋末,朝廷曾征召他为著作佐郎,他不肯出仕,与周续之、刘遗民合称浔阳三隐。在当时士林希企隐逸、朝廷褒尚逸民的社会风气中,他也是能代表一个方面的重要人物。加上他曾经任宋武帝刘裕的幕僚,其在刘宋当朝所修之《宋书》中就被列入传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,而此时距他去世才十二年。何承天之后,宋孝武帝大明六年,徐爱等人又参照何承天等人的旧稿续修国史。沈约《宋书》之所以完成得这样快,就是因为有前人的基础。所以《宋书》中所记的陶渊明享年,是当代史家的实录,非异代史家的推测。

另一方面,刘宋重隐士,朝廷既然常有征召隐士之举,则档案文书中关于那些有名隐士的生平材料是不会很缺乏的。陶渊明既然被征召过,按惯例会隶名官府,当他去世时,按常理州郡是要向朝廷报告的。《宋书》中有关他的卒年、享年的记载,很可能来自这一类的材料。其实不仅陶渊明,其他著名隐士也会有类似的待遇。《宋书·隐逸传》中所列的十七位隐士,其中十六人的卒年、享年都记载得清清楚楚:

戴颙:“(元嘉)十八年,卒,时年六十四。”

宗炳:“元嘉二十年,炳卒,时年六十九。”

周续之:“景平元年卒,时年四十七。”

王弘之:“弘之(元嘉)四年卒,时年六十三。”



阮万龄：“元嘉二十五卒，时年七十二。”

孔淳之：“元嘉七年卒，时年五十九。”

刘凝之：“元嘉二十五年卒，时年五十九。”

龚祈：“元嘉十七年卒，时年四十二。”

陶潜：“潜元嘉四年卒，时年六十三。”

宗彧之：“元嘉八年卒，时年五十。”

沈道虔：“元嘉二十六年卒，时年八十二。”

郭希林：“（元嘉）十年卒，时年四十七。”

雷次宗：“（元嘉）二十五，卒于钟山，时年六十三。”

朱伯年：“伯年孝建元年卒于山中，时年八十七。”

王素：“（泰始）七年卒，时年五十四。”

关康之：“顺帝升明元年卒，时年六十三。”

只有翟法赐一人因为“栖身幽岩，人罕见者”，后来“卒于岩石之间，不知年月”。可见当时曾蒙征召的著名隐士的卒年、享年都有明确的记载。我们没有理由唯独对陶渊明的享年加之质疑。

从内证方面来看，虽然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找不出可以直接证明他享年六十三岁的材料，但笔者曾反复用六十三和七十六这两种不同的说法概览全集，觉得后者处处扞格不通，前者则多有印证。我在这里只想举《饮酒》这组诗的第十九首来作些分析：

畴昔苦长饥，投耒去学仕。将养不得节，冻馁固缠己。是时向立年，志意多所耻。遂尽介然分，终死归田里。冉冉星气流，